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十八回 龔維藩當差嫖院 程公子吃醋發標

且說龔維藩和人划拳，輸了一杯酒，想著要叫小寶代飲，因她坐在背後，便把一杯滿滿的酒，朝後遞去。不料，王小寶被龔維藩叫了出來，坐得一坐，凳子也沒有坐暖，趁著龔維藩和人划拳的時候，早躡手躡腳的，一溜煙又出去了。龔維藩那，裡曉得，一手把一杯酒往後遞去，他還認著王小寶坐在身後，把手一放，只聽得「豁唧唧」一聲，把杯子打得粉碎，酒也潑得一地。龔維藩吃了一驚，只道王小寶沒有接著，連忙回過頭來看時，身背後空空洞洞的，那有什麼王小寶的影兒？龔維藩見了這樣情形，那裡忍耐得住，把桌子一拍，喝叫：「娘姨進去，叫了小寶出來。她接著了什麼恩客，卻這樣的怠慢客人？我倒要好好的問問她，難道我是不出錢的麼？」娘姨進去了一會，還不見小寶出來。龔維藩越發大怒，高聲叫著小寶的名字道：「我叫了你好一回，還不快些給我滾出來！你那邊的房間裡頭，究竟是何等樣的恩客？我倒要見見他。」說著，又嘴裡混罵道：「也不曉得是什麼雜種，真是不開眼的東西，竟敢來割起我的靴腰來！今天不給他一個下馬威，叫他以後曉得我的利害，我這個龔字，也不姓了。」正在亂嚷，忽聽得隔壁房間裡也高聲嚷道：「你給我坐在這裡，不許出去。看他怎樣的奈何了你！」

龔維藩聽了，越發的烈火橫飛，就在隔壁和那人說道：「你這個混帳東西，有本事走出來，不要盡縮在裡頭，像縮頭烏龜一樣。惹起了我的性子，回來趕進去，彩出你這雜種來，你可不要懊悔。」那人在裡頭聽了，也就忍耐不住，挺身而出，走到房門口來，哈哈的冷笑道：「你這個雜種，要認認你的老子麼？老實說，蘇州地方的堂子，也頑得不要頑了，從沒有讓過什麼人，難道今日之下，就怕了你麼？」龔維藩見他走了出來，也就迎上前去，仔細將他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二十餘歲的美少年：骨格翩翩，衣裳華麗，丰儀俊爽，舉止清揚。背後還隱隱約約地立著幾個人，想是他同來的朋友了。龔維藩不見猶可，一見他這般手調，早不覺一股酸氣，從腳跟邊直透至頂門上來。暗想：「原來他生得這樣的一副滑頭面貌，所以王小寶和他這般要好，把別的客人，都不放在眼中。」這般一想，更覺得滿心焦燥，不由分說，對著他大聲喝道：「你若是曉得些兒風色，快快的替我滾了出去，萬事全休。敢說一個不字，叫你曉得我姓龔的手段。」只見那個人微微一笑，高聲答道：「這個地方，只要有了銀錢，隨便什麼人，都可以來得。又不是你的姨太太，難道只好你來，別人就來不得的麼？我和你一樣的客人，一樣的花錢，為什麼他把你當作外人，這般冷落，把我當作恩客，這樣招呼？你但是有些血氣的人，早該應有些覺察，和他斷絕往來。虧你還有這付臉兒，老著面皮和我吃醋。這樣的冷酷，吃他可有什麼味兒？我替你想起來，臊也臊死了，還有什麼面目見人？我勸你還是回去，抱著老婆睡的好，不要盡著在堂子裡頭混跑，又沒有人理你，回來把你氣死了，沒有什麼人和你償命。」說著，又冷笑了兩聲。龔維藩聽他的說話，來得十分刻毒，言言入耳，字字鑽心，直氣得毛髮悚然，面目更色，口中大喊：「豈有此理！」一面搶步上去，扭著他的胸前衣服，舉起手來便打。那人也不肯相讓，回手扭著龔維藩，兩人就打在一起。幸而龔維藩的朋友，跟著上來勸解，把他們拆開了。那邊也有幾個同來的人，把那個人勸了進去。眾人都勸龔維藩道：「這些地方，原是開心作樂的，若盡著和人吵鬧，豈不是自尋煩惱麼？」龔維藩被他們勸了一回，只得嘿然歸座。想了一回，越想越氣，猛然把當差的叫了上來，附耳說了幾句，不知什麼。

當差的答應一聲，匆匆去了。眾人也不曉得他說些什麼，不去管他。開了這個笑話，酒是吃不成了。王小寶竟不出來，大家覺得無味，便勸著龔維藩回去再說。龔維藩不肯，眾人都在那裡暗暗地笑他，笑他真是個土地碼子，受了這般的糟蹋，還要挨在這裡，不肯回去，不曉得他心上安的是些什麼念頭。就有兩個口快性直的人，和他說道：「你不要回去，就在這裡多坐一回，我們可要走了。」龔維藩又不肯放，問他什麼原故，他又不說。不多一會，只聽得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音，好像有多少人走將上來，又夾著說話聲音，聽不出到底是誰。眾人正在疑惑，忽見龔維藩的當差的，走了進來，背後跟著三個差官，都帶著五品翎頂，戎服佩刀，又有四個親兵，穿著號掛，一齊擁了進來，雄糾糾氣昂昂的，垂著手站在那裡。原來龔維藩方才受了那人的氣，無可發洩，想著只好用官勢壓他，悄悄的叫家人回去，叫齊了親兵差弁，一齊同到王小寶家，要著實實的，把那個人糟蹋一頓，出出心上的悶氣。倚仗著人多勢眾，就是打他一頓，料想他也沒處伸冤。此刻見家人帶著他們來了，齊齊整整的，站在一旁，心中大喜，登時膽就大了許多，就對著隔壁房間高聲喊道：「你方才說得那樣厲害，如今可還敢出來麼？」

老實和你說，我姓龔的走動的地方，你們這班雜種，休想跨進一步。今天好好的讓你走了，還是你的便宜。」說著，又吩咐一班手下的人道：「他若敢走出來，你們先揪住了他，再說別的。就是打他一頓，也沒有什麼稀奇。只動手時留神些兒，不要打他的致命就是了。」一班差弁和親兵聽了，齊齊的應一聲：「是！」等於半响，竟不見隔壁房裡有人出來，靜悄悄的，好像沒有人在那裡的一般。原來那隔壁房間裡客人，聽了龔維藩叫他出來，就要挺身出去，幸得王小寶死命的拉住了他，和他說道：「你不要這般鹵莽，他回去叫了一班差官親兵來，想要和你尋事。你還是避避他的風頭為是，不然吃了些眼前虧，也不犯著。」那客人聽了，雖然心中不忿，想想小寶的話，倒也不差。俗語說的：光棍不吃眼前虧。受了他的糟蹋，是沒處伸冤的，不如還是避開了他，聽憑他去怎樣。好在這個地方，是大家可來的，就走開了，也不算什麼坍台。想著，便悄悄的和王小寶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體己話兒，一溜煙在後房門內，轉了出去，迳自去了。龔維藩在外面叫罵了一會，不見有人出來，倒見王小寶慢慢的從隔壁房間走出，衣裳不整，雲鬢蓬鬆，一步一步的，走到龔維藩面前。龔維藩一見了王小寶的面，早不知不覺的身子酥了半邊，動彈不得，為著方才叫她來，勉強板起面孔，想要發作她幾句，不料王小寶剛剛走到面前，就撒嬌撒癩的，一頭倒在龔維藩懷裡，花言巧語地說道：「也不知那裡來的斷命客人，硬硬的把我一把拉住，一動也不許動。聽得你在外邊動氣，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出來，怎奈又被他們在門口攔住，再也不敢脫身。逃又逃不出，去說又說不出來，虧得你叫了人來，他們聽得勢頭不好，才一溜煙的逃走了。今天總是我的不是，招接了他們這一班短命客人，累得你這般生氣，我只要你開些兒，不要這樣的頂真。萬一氣壞了你的身子，生出什麼病來，叫我怎樣的過意得去？不過我掛了牌子，做著生意，隨便什麼人來，都要招呼，不能趕他出去，這是我們沒奈何的苦處，你須要原諒我些，不要怪我才是。」龔維藩本來還有些怒氣，想要發作兩聲，好個王小寶，一篇說話，說得個宛轉隨和，一絲不漏，龔維藩聽了她這般說法，好像甜滋滋的，一直鑽進耳朵裡去，不覺一天怒氣，瓦解冰銷。更兼王小寶和身倚在他的懷中，軟玉苗條，脂香噴溢，越發的心上有些渾淘淘起來，非但沒有一句埋怨她的話，反輕輕款款的安慰了她一番。這一刻兒，龔維藩心上的得意，好似大將出兵，打了勝仗一般。就是拿了隨便什麼東西，要去換他此刻心中的得意，大約他也不肯。

閒話丟下不提，只說龔維藩等客人走後，自然住在王小寶家，不消說得的了。自此以後，龔維藩竟是明目張膽的大嫖起來。每天上過了衙門，也不回去，一直竟到王小寶家。四轎親兵，差官跟馬，鬧得烏煙瘴氣的，一齊停在王小寶家門首，把些膽小兒的客人嚇得王小寶家的門口都不敢踏進來。王小寶面上雖然巴結龔維藩，心上卻並不把他當做恩客。龔維藩一天到晚，只在王小寶家鬼混，連應辦公事，都丟給一班營書，聽憑他們去胡鬧，自己嫖得昏天黑地的，一些也不管，漸漸的風聲不雅起來。同寅裡頭很有些曉得的人。他們一班候補官兒，本來虎視眈眈的，正在那裡想謀他的差使，得了這個風聲，便一傳十傳百的，到處說他的壞話。藩臬兩司，也有些曉得了，卻只放在心裡，還沒有說出來。慢慢的，便要想個法兒，撤他的差使，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那一天，在王小寶家和龔維藩吵鬧的人，你道是誰？

原來這人是蘇州固莊人氏，姓程行七，很有些兒家產，人都趕著他叫程老七。這程老七在王小寶處，走動了兩年，做得十分要好，很花了些錢在小寶身上。小寶的待他，也比別人不同，真把他當做恩客一般看待。自那一天被龔維藩趕了回去，心中不服，悄悄的到小寶家又來了幾回，卻總見龔維藩的一分隨身儀仗，簇擁在大門內外。程老七雖然並不是一定怕他，卻也有些膽寒，恐怕他動起蠻來，吃了他的虧，沒有地方去說。便暗暗的和王小寶商議。要出這一口氣兒。有分教：一雙蛺蝶，果然同命之蟲；十斛明珠，難買真娘之意。不知程老七要想什麼報仇的主意，王小寶怎生說法，請看下回便知分曉。

